

張大千外傳(一)

戚宜君

——大千居士的形象與風範 (本文另有插圖刊二、三、四頁)

詩人畫家饕客名士

瀟灑吟哦，山風海雨；彩筆縱橫，畫中神仙；揮金如土，珍餚美饌；閒雲野鶴，無拘無束；被喻為是「五百年來一大家」，這便是張大千的形象與風範。

張大千的詩文書法，都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灑筆生香，令人激賞讚嘆；而其繪畫，更是筆墨樸拙，揮灑自如，氣韻天成，神變萬狀，在豪放馳騁的筆勢中，含蓄着奔騰跳躍的雄渾氣勢，真箇是「滿紙生雲煙，宇宙任縱橫」的格局，遂奠定了藝壇一代宗師的崇高地位。

成就一代宗師，並非得自偶然，大千先生雖然天資敏悟，仍然刻意苦學，汲取古人所長，發揮自己獨特創意，更進而融合中外名家的優點，遂卓然有成，對中國藝術界產生了標竿作用，對世界畫壇更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震撼。由於他在畫藝方面的卓越成就，反倒使人忽略了其詩文、畫法的浩瀚高妙，良可惜也。

張大千的詩文，直追盛唐隆宋，清越豪雄，不讓古人。觀其詩文風格之遞嬗，即可概見其生

活心情演變之跡象，不論是抒情寫景，無不寄託延深，恬適醇美，令人低徊咀嚼，韻味無窮。樂恕人敬授編纂的「張大千詩文集」，包羅廣泛，字字珠璣，文章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詩作更是分門別類，清新動人，珍奇精采，令人悠然神馳。

俗話說：「能吃能睡是福氣。」世人無不愛吃食睡，而張大千更是精於食道的專家，他不止是講究吃食，而且懂得烹調，一生嚐盡了天下美味，也獨創出許多餚饌的調理方法。他常說：「全世界的美食，都集中在中國，而中國的餚饌又可分為三大系統，一是長江流域的四川菜和揚州菜；二是黃河流域北方菜；三是珠江流域的粵菜。其中尤以川、揚菜，得力於鹽商的「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研究發展的結果，已經發展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大風堂」的菜式，全是正宗的川菜，正宗的「川菜」不但絕不帶辣，而且嚴禁豬油及味精，盡量保持天然的風味。

張大千的名士作風更是無與倫比的，美髯拂胸，長袍布鞋，加上他自稱的「老奴才」帽子，一支不起眼的竹杖，飄然灑脫，猶如山野高僧。他的人生哲學是「隨時當自己明天就要死，能享

受便及時行樂，千金散盡還復來，即使家無隔宿之糧，照樣出手闊綽。」有人是量入為出，有人是左手進右手出，而他卻是左手尚未進來，右手就已花出去了，經常是寅支卯糧，身無分文。

關於繪畫，他有一段精闢的見解：「畫家自身就該是上帝，賦有創造宇宙萬物的特權本領。畫中要它下雨就下雨，要出太陽便可以出太陽；造化在我手裡，不為萬物所驅使。這裡缺少一個山峯，便加上一個山峯；那裡要刪去一堆亂石；就刪去一堆亂石；心中有一個神仙世界，即可以畫一個神仙世界。總之，畫家可以在畫中創造另一個天地，要如何去畫，就如何去畫；科學家所謂改造自然，我們則是『筆補造化天無功！』」他絕不迎合別人，一切率性為之，如果為了媚世隨俗，勉強自己去作畫，不但有違畫家崇高的造化功能，而且也失去了藝術創作的原意，因此他特別欣賞洪通的作風，認為洪通的畫一任自然，充滿天趣，我行我素，想畫什麼就畫什麼，不受半點拘束，張大千的青綠潑墨山水，就是在這種心情下創造出來的。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但是時至今日卻沒有

一襲足以代表「上國衣冠」的服式。張大千常說：「連代表國家參加各種集會，大家分別穿着各自不同的服裝，一眼便可看出他是那一國人，只有東方各國一律穿着洋服，那麼誰曉得你是中國人？韓國人？日本人或是菲律賓人呢？中國傳統的長袍飄逸舒適，即使是仕女的羅衫繡裙與髮型也秀逸無比，何以大家都捨本逐末，一窩蜂的跟着外國人趕時髦呢？」

因此，張大千永遠是一襲長袍，瀟灑而去，在本鄉本土如此，在十里洋場的上海及歷代帝都的北平亦復如此；後來遠渡重洋，在阿根廷、巴西、印度等荒僻城鎮如此；在東京、紐約、巴黎等大都市也依然故我。美國的嬉皮們蓄鬚留髮，瘋狂的激賞中國詩僧寒山、拾得的形象和作風，看見了張大千的模樣及裝束大為心儀，曾經捧着玫瑰花，三番五次的跪在「環華菴」外面，要尊大千先生為「王」，雖然為他所拒，已可看出世界潮流對審美觀念趨向的一般了。為了與巴西人士交往，張大千有一陣子曾至巴西天主教堂去望彌撒，他的美髯與長袍所到之處，婦女兒童竟然在仰之彌高之餘，紛紛向他跪下並吻手致敬，誤以為他是大主教之類的人物呢！

張大千一生，名利兼得，享盡了人世間的榮華富貴，也嘗盡了人世間的顛沛流離與生離死別，為了佈置庭院及口腹之樂，常常一擲萬金而毫不吝惜，因此有人說他「天天都在過年」。他深懂生活情趣，做人應對恰到好處，結交鴻儒名流，達官貴人，也十分隨和的與販夫走卒，推車賣漿者流來往過從。他欣賞清道人的孤傲、八大

山人的憤世嫉俗；更嚮往陶淵明的隱逸作風與蘇東坡的不卑不亢。他在談笑風生之中愛憎分明，但是心存忠厚，從不當面拆穿人家的隱私與惡行；他的一生有所為有所不為，誓言要同梅花與翠竹般的同存風節。

富可敵國貧無立錐

「富可敵國，貧無立錐」是張大千的最佳寫照，他的藝術品收藏，價值連城者比比皆是；他的鬻畫所得頗為可觀，一幅「荷花圖」賣給「讀者文摘」的創辦人華萊士夫人，竟然高達十七萬美元。龐大的生活開支，包括家小的生計、庭院的佈置以及富貴場面的維持等，都要靠他的一支筆來應付。所以他常常開門見山的坦然說笑道：「我不能不畫畫啊！不畫畫那裡有飯吃？」

一生酷愛美食、美女、名畫、名花、奇石、遊覽名山大川、飽餐山嵐雲霞，行路何止萬里，讀書超過萬卷；浩瀚如海的見識，胸中自有丘壑的氣度，腹有詩書氣自華的修養，多半來自書中的經驗與旅遊的見聞。在恣意暢談或相互酬應的場合，絕不自鳴清高，甚至俚語行話一齊出籠，流露出江湖名士的放蕩情懷；但是從他墨守成規，一絲不苟，敬老尊賢，長幼有序，心思細膩，以及家風家規的嚴謹是有口皆碑的。他和他的夫人遇到長久不見的長輩都要行跪叩大禮，有一次他攜夫人徐雯波回國，到了宗弟張目寒家裡，向其岳父行跪叩大禮，在場的晚輩也一齊叩拜在地，一屋子的人都匍匐在地上，實在是歐風東漸後少見的場面。他的子女或弟子，每次出遠

門或從外地回來，也都要按照禮數向他跪叩請安，不論客居海外或國內，始終保持着中國人傳統的禮數，從這一角度看來，他實在是一個中規中矩的慷慨君子人物。

寄居過煙柳明渠的蘇州網師園，徜徉於萬壽山前的昆明湖畔，敦煌兩年七個月的面壁臨摹，遊黃山、登峨嵋，窺探林壑勝景，煙雲變化，抗戰時期避居蜀中青城，大陸變色後浪跡香港、印度、阿根廷，而後落脚在巴西摩諾鎮郊的「八德園」，慘淡經營，闢建成為一處世外桃源，後被巴西政府征收，遂棄如敝屣似的掉頭而去，轉往美國舊金山海濱再造「環華菴」，民國六十七年以八十歲高齡懷着落葉歸根的心情，回到國內，在臺北近郊外雙溪構築「摩耶精舍」。一生不停的在遷轉，不停的在經營，永遠的在追求完美，誠如他的公子葆羅說：「我父親心目中並沒有一座完美的花園，他只是要享受那追尋與闢建的過程。」

張大千雖然資質天成，心摹手追皆賢佳作不遺餘力，四十歲時已經名滿全國，當時徐悲鴻曾推許為「五百年來第一人」，葉遐庵也說他是「趙子昂後第一人」。他不但綜合了畫壇前輩的長處，更汲取了所有傳統繪畫中的派別、風格、書法、題材、形式的特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漫遊天下，固然飽覽各地的山光水色，而行腳所至之處，無不接交名流，親其名跡，遂能使他更上層樓，植基廣厚。不論山水、花鳥、蟲魚、畜獸；也不論立軸、橫披、長卷、斗方、聯屏巨製、冊頁；更不論繪畫、書法、詩詞、古文、篆刻；

莫不得心應手，雜博兼能，不但使他成爲「十項全能」的聖手，也使他成爲中國藝壇「百科全書」式的大家。

橫跨新舊兩個時代，卻無視於客觀的變化，而維持他獨特的形象與風範，他不像是宋代以還羸弱的文人，孤傲悒鬱，了無生氣；而是漢唐時代氣象萬千的高士，甚至還有點彌陀佛般的豁達與從容。他的畫風絕不是一脈屋瓦、一株枯柳、一隻孤雁或一縷炊煙式的文人戲筆；而是富麗堂皇，金碧璀璨的花開富貴與萬里江山。

張大千是一個最富的窮人，也是一個最窮的富人，經常是「滿架皆寶，一身是債」，時常揮金如土，也時常一文不名，千金散盡還復來，從不爲明天耽心。爲了無錢購買飲食，而在機場中有挨餓修膏的紀錄，也有在火車上付不起一杯茶資而窘迫萬狀，但這些拮据的情況，時過境遷，一轉眼又忘得一乾二淨。他常喜歡替人寫這樣一副對聯——「佳士姓名常掛口，平生饑寒不關心。」恰是他自己最真切的寫照，上聯表示他平生一貫與人爲美的襟度，下聯則是他時富時貧的傳神描繪。郎靜山與張大千是多年老友，他所拍攝的張大千照片，或策杖於松下，或斜倚於石邊，或佇立遙望雲山，或閒步徜徉於湖畔，飄飄欲仙，超塵拔俗，把張大師的名士風貌與高人情懷發揮得淋漓盡致，張大千曾題詞云：「墜鞭側帽，走馬長揪正年少。容易秋風，兩鬢蕭蕭一禿翁。急需行樂，陶寫任兒輩覺。吾愛今吾，獨有紅妝喚老奴。」張大千也喜歡自己爲自己畫像，對着大鏡子橫塗豎抹，頃刻而成，十分生動逼真。

當題詩云：

吾今真老矣！腰痛兩眸昏；
藥物從人乞，方書強自翻。
運思焚筆硯，長此息丘園；
異域甘流落，鄉心未忍言。
如煙如霧去堂堂，彈指流光暑復霜；
挾瑟每憐中婦豔，簪花人笑老夫狂。
五洲行遍猶尋勝，萬里投荒豈戀鄉；
珍重餘生能有幾，且揩雙眼看滄桑。

從民國三十八年張大千離開大陸以後，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在異鄉度過，思親懷鄉的心情溢於言表，但他是一個有着濃郁愛國情操與高風亮節的人，他始終堅持他作一個傳統中國人的信念，愛自由、愛梅花，不受脅迫，不受利誘。不但在僑居地仍然過着他中國式的生活，不受感染；甚至連講一句外國話也不屑爲之。更重要的是他自始至終就看透了中共的欺騙伎倆，儘管他們使出千變萬化的花招，張大師始終穩若磐石，不爲絲毫所動。臨老回到中華民國定居，長存梅花精神於摩耶精舍，就是堅持大節的最好印證。

用「詩人、畫家、鑒客、名士」來形容，並不能完全概括張大千的形象與風範，更深一層來看，他是一個非常自負也非常自重的人，抱着開拓萬古的心胸，尊傳統，集大成，而又精益求精，自強不息。他的超然遠覽與淵然深識，一切求其在我，絕不捨己媚人；特別是他的大義凜然精神，乃使他成爲一個至誠坦側，最具真性情的人。

「廬山圖」是張大千最後的力作，那層層疊嶂，雲煙繚繞，雄渾磅礴，氣勢萬千的巨構，就是他身穿長袍，手扶竹杖，美髯迎風飄拂，紅潤的面頰展現瑰瓌笑容的化身。他的才情、聲華、成就與風格是多方面的，幾乎囊括了中國五千年來許多著名文人的綜合形象與風範，因此我們應該用歷史的眼光來看他，他不僅是一個現代的古人，而且是一個代表中華傳統文化與精神的結晶典型。

黑猿轉世虎開葷

張大千生於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四月初一日酉時（西元一八九九年五月十日），距民國建立前十三年。

張家原籍廣東番禺，順治年間以東南時有反清復明的活動此起彼落，清廷因命定南王孔有德入廣西，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入廣東，平西王吳三桂入雲南；迨南方略定，於是以吳三桂王雲南，尚可喜王廣東，耿仲明之子繼茂王福建，是爲三藩並建之始。

其後，清廷猜忌日甚，以爲藩鎮坐大，顧慮殊多，遂有削藩之議，康熙六年春天命平南王尚可喜撤藩回遼，秋天又命靖南王耿精忠（耿繼茂之子）帥藩兵督京候旨，平西王吳三桂移鎮山海關外。於是三藩連兵叛清，相持多年，迨至康熙十七年吳三桂稱帝於衡州，已經是強弩之末了。當初發難時，檄文中以「復明社稷」爲詞，故義旗所到之處，紛紛起而響應，南中國沸騰在一片反清復明的怒潮之中；吳三桂稱帝以後，號召力

頓失，未幾病死衡州，乃孫吳世璠嗣立，勉強又拖了三年，至康熙二十年初冬，遂全部為清兵殺平。

「三藩之亂」以後，廣東、雲南一帶地方殘破，人民無以為生，或云張家先祖曾隨吳三桂軍隊入蜀，眼見四川盆地富庶的景象，遂於大亂平定後的第二年舉家遷往蜀中，卜居內江，從事沿江貿易工作；由於刻苦耐勞，風裡來、浪裡去，信譽卓著，公平交易，逐漸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和基礎，逐漸發展的結果，不但財源滾滾而來，人丁亦頗為興旺，二百年以後，張家在四川已經是數一數二的大戶人家了。張家財力的雄厚，幾乎到了難以估計的地步，各種關係企業更是不計其數，擁有規模龐大的福星輪船公司，還有錢莊、百貨公司，在清末民初對四川經濟幾乎形成了獨霸的局面，提起四川張家，幾乎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一直到有一天，福星輪船公司所屬的一艘「大勝」輪，在長江撞翻了隸屬貴州軍人袁祖銘的一隻運鹽木殼船，那時是民國十三年，革命軍才剛剛在廣州黃埔島上萌芽，四川仍在軍閥割據的狀態之下，貴州軍人的勢力，時常侵入四川，沒事都想找碴兒，如今居然把他們的船撞翻啦！這事兒豈能隨隨便便的善罷干休乎！

其實一船鹽所值有限，以張家的財力來賠償對方的損失，根本算不了一回事兒，糟糕的是船上還有一連兵，幾乎全部溺斃江中，鹽船易賠，人命無價，於是袁祖銘大怒之下，派遣兵勇不由分說把張家大批的產業及行號都一個個的查封了

，這一下子使得張家的元氣大傷，幾乎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這是後話，暫且不去說它。

人在睡覺的時候，大腦充份休息，小腦便會胡思亂想，因此便出現了許許多多奇奇怪怪的夢境；人人有夢，夜夜有夢，原屬常事，不足為奇，但是在某些特別的狀況下，夢境往往與現實牽扯在一起，形成一些似是而非的徵兆，特別是婦人分娩時為然。

張大千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母曾太夫人諱友貞，夢見一位白鬚長袍的長者，捧着一隻碩大渾圓的銅鑼，銅鑼上托着一堆毛茸茸的黑色東西，定睛一看，才看清楚是一隻黑猿，蜷曲在銅鑼中心，兩眼閃閃發光的四面打量，馴服的與曾太夫人的目光接觸後，便一動也不動的匍匐在銅鑼中。長者鄭重的把銅鑼遞給曾太夫人說：「這是給你的！」並一再叮囑道：「要小心照顧黑猿，牠怕月亮、怕葷腥、怕拘束。」曾太夫人把夢中的情景告訴了家人，第二天黃昏時便生下了張大千，家人戚友們都說他是黑猿轉世的。

關於張大千是黑猿轉世之說，知之者甚多，張大千本人也安之若素，聽起來似乎幾近神話，所以有一次名記者謝家孝曾經當面問起，張大千親口說：「夢兆之說，姑妄聽之。稀奇的是在我斷奶以後，確實是不能沾一星點兒葷腥，從小就一直吃素，不是家裡人不給我吃葷腥，而是我一沾葷腥就會翻胃嘔吐。更奇怪的是小時候，當我姐姐、嫂嫂抱着我玩耍時，在有月亮的夜晚，特別抱我到院子裡，拍拍我，又指指天上，他們逗着我說：『小八，你看看天上是什麼？』我若抬

頭看了月亮隨即放聲大哭，久久不息。這樣的事屢試不爽，家人驚異之餘，益信夢兆黑猿之說。「黑猿轉世的傳說，遂言之鑿鑿了。」

張大千上有一姊八兄，下有兩弟，總計是兄弟姊妹十一人，他排行老八，家人稱他「小八」，外人則稱他為「張八」或「八爺」。他的姐姐闈名璋枝，曾太夫人友貞出身名門，知書達禮，長於繪畫，璋枝常依膝下，得益慈教獨多，花鳥蟲魚，尤其精通，張大千九歲開始學畫，就是由璋枝大姊親自教導的。

十個兄弟都是單名，大哥名榮，二哥名澤號善子，別號虎癡，三哥名信號麗誠，四哥名楫號文修；五、六、七哥早夭，連張大千都記不得他們的名字了；九弟名端號正修，十弟名璽號君綏。

張大千的父親為他命名為權，後改名為爰，小名季，遂號季爰。改名的來由是他從日本留學歸國以後，在上海拜在曾農髯門下學字，曾師聽說了黑猿轉世的故事，乃為其取名為「爰」，古時「爰」、「媛」、「猿」乃同義字，遂去掉「虫」與「反爪」邊而命名為「爰」。又因為他雖然是排行第八，但因前面有四個哥哥先後去世，實際上算是第四，按照「伯、仲、叔、季」的順序，因號「季爰」，亦簡呼為「季」。至於「大千」這個名號，則是在松江禪定寺出家時，主持逸琳法師為他起的法名，後來反而成了他名揚天下的名字了。

天賦奇才塗鴉寫意

張大千出生的那一年，可以說是石破天驚的大時代，恰值中日甲午戰敗之後不久，光緒皇帝決心維新變法，百日變法維新如曇花一現，慈禧太后重回金鑾殿上垂簾聽政，外國人虎視眈眈的準備瓜分中國，美國發表門戶開放宣言，使古老的中國遭受到數千年來未有的大變局與大衝擊。清廷仍然抱殘守缺，不肯面對眼前的事實而力圖振衰起敝，反而異想天開的希望藉義和團的金鐘罩、鐵布衫，以及「扶清滅洋」的口號來引鴉片，終於招致了八國聯軍攻陷平、津。張大千一生的開始正當中國由閉關自守到門戶開放的轉捩點上，古老的堡壘城堞，迅即被西方的堅船利砲所轟毀，炎黃子孫的苦難迅速開始；張大千的出生，正是中國近代史上坎坷歲月的起步。

軍事政治上產生了空前的變化，教育與學術方面亦復如是。中西文化由矛盾衝突到短兵相接，多少有思想、有理想、有抱負、有才情的中華人傑，在政治上、在軍事上、在學術上、在藝術上，風起雲湧，迴漩激盪，為中華民族的前途殫精竭慮的尋求出路；「中西文化的論戰」、「科學與文學的論戰」，百家雜陳，莫衷一是，這一切的一切都彷彿與張大千扯不上一點關係，他正在天府之國的四川，過着富裕而快樂的童年生活。

在四、五歲時，張大千便跟着母親曾太夫人讀完了「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不但咿咿呀呀的能够背誦如流，而且口誦手畫，寫得一字不差。根據「心理學」上的說法，兒童大都經過一段瘋狂表現自我的階段，智慧高、天

份足的兒童尤其喜歡東塗西抹，牆壁上、什物上，隨便抓住一些可以刻痕顯色的東西，便隨心所欲的刻畫起來，所表現的內容，不外是小貓、小狗，再不就是自己印象最深的姐姐或媽媽了。

張大千所畫的貓狗不但十分生動，而且還頗為傳神的畫出貓捉老鼠，以及狗撲青蛙的動態畫面；最拿手的還是他所畫的媽媽和姐姐，頭髮、眼睛和服飾，三筆兩筆，維妙維肖，雖然是「漫畫」的表現手法，但已經具備了「寫意畫」的格局。

母親與姐姐看得高興，於是一有空閒便教他畫畫兒，沒有多久，居然能藉紙筆與顏料之助，畫出一張張像模像樣的圖來，家人們都說：「這個娃兒有天份，將來說不定會成爲一個大畫家呢！」

老實說，張家財大勢大，希望子孫們長大成以後，都能讀書作事，光耀門楣，傳承衣鉢，作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自始至終，只是把作詩、畫畫兒當成是一種風雅的閒情逸致，並沒有認真的加以培植及鼓勵。稍長進入張氏家塾讀書，仍然是抓住紙筆就畫，因此就耽誤了練字的時間，所以儘管他的畫已畫得人見人愛了，但他的字卻寫得非常差勁兒，簡直可以說是醜陋不堪；因此，成年以後才下定決心跟隨曾農髯與李梅庵兩位老師苦苦練字，以補童年的不足，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也使他後來成爲獨具一格的書法大家。

由於生活環境優裕，雖然不沾葷腥，張大千的身體發育卻十分壯碩，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夏天

，天氣特別燠熱，整天汗流浹背，入秋剛剛喘過一口氣來，張大千卻病倒在床，害了一場嚴重的傷寒病。當時醫藥不敷發達，加上庸醫誤人，用藥不當，不僅使他纏綿床第，瘦骨嶙峋，而且頭髮大量脫落，變成童山濯濯的模樣；更嚴重的是兩腮發麻，張口維艱，兩個多月不曾說過幾句完整的話，看樣子即使病好了，也將變成禿子和啞巴矣！

張家的人急得像是熱鍋上的螞蟥，到處訪求名醫，最後吃了一位有名的儒醫劉選青的藥，才算穩住了病情，慢慢的能够開口說話了，頭髮也不再繼續脫落了，但是劉大夫說要想使頭髮重生，必須在營養上多加調理，才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張大千自幼不沾葷腥，自他生病以後，飲食力求清淡，連麻油及佐料都不敢加添，生冷更是大忌，如今說是要增加營養，豈不教人爲難。恰於此時成都市上轟傳，有一家中獵戶，捉到了一隻腹有虎胎的母虎，正在待價而沽；劉大夫認爲此乃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母虎尚在其次，腹中虎胎乃上上的補品。不管三七二十一，家人們花了大把大把的銀子，總算是把虎胎買了回來，然而鑒於這個小娃兒自幼從未吃過肉類，如何把虎胎弄給他吃呢？吃了會不會翻胃嘔吐，徒然使病情稍癒的身子，又受到一番無情的折騰呢？

想來想去，張家的人一個個束手無策，但是經驗老道的劉大夫卻胸有成竹，不慌不忙的把虎胎切割成片，命人找來幾個兩百年前的瓦片，架在鐵條上，下面爇以熊熊的炭火，燒烙烘焙，然

後搗研成粉末，再用滾燙的酒釀沖泡，一次又一次的餵着張大千來吃，他居然吃得津津有味，半個月下來，不但沒有不良的反應，而且體力大增，頭上已有新髮茁生，說話已日見清晰宏亮，當寒霜初降時，已經能夠離開病榻四處走動了。

長兄喜虎自喻愛猿

事後張大千曾經多次對人說：「我長到十二歲才開的葷，第一次吃的卻是老虎肉！」雖然他十二歲這年因為大病一場而開始吃了老虎肉，但是當時他自己並不知道，只以為是治病的藥粉，拌在酒釀裡滋補身體的，在日常飲食上，仍然是不沾葷腥，一直到他易地休養，在伯父家裡經過好心的堂姐刻意的照料，悄悄的在他吃的掛麵中，加了一些瘦臘肉絲，吃了以後不但覺得美味可口，而且完全沒有任何翻胃嘔吐的跡象；於是張大千從十二歲那年年底以後正式可以吃葷了，而且一直到老，對臘味特別感到興趣，據說烘焙過的虎肉粉末，味道一如燒臘呢！

四川盆地，物阜民豐，長江中游一帶居民，遇到農閒時期或水澇旱災，多扶老攜幼溯江而上，前往四川討生活，平常貿易往來亦絡繹不絕，習慣上皆稱之謂「下江人」。在「下江人」之中，有一種「呼蘭女」者，穿街過巷以抽籤算命為業，是屬於三姑六婆之類的中年女人，口齒伶俐，能言善道，三言兩語，就能使人口服心服。

「呼蘭女」亦有很多派別，通常都是使用竹筒，上刻蘭花一束，內裝紙捲二十四隻，上面有畫有詩，根據這些模稜兩可的圖畫及詩句，鼓其

如簧之舌，加上心理的揣摩，就能為人評斷吉凶禍福，道行更高一點的，且備有若干偏方及藥物，有時歪打正着，還治好過不少疑難雜症呢！張大千在伯父家養病的時候，他的「娃娃畫」，竟然被一個「呼蘭女」大為欣賞，於是雙方進行交易，以八十枚小錢請他畫了二十四張紙捲籤畫，內容不外乎是老鼠偷燈油、公鷄上花架、矮子爬樓梯、頑童捉蟋蟀之類，張大千仿照已經破舊不堪的籤捲，更加以創新及改變，使得那位「呼蘭女」喜出望外，張大千也生平第一次在他十二歲那年，穩穩當當靠他自己的能耐，以賣畫賺進了八十枚小錢。

當時的一枚小錢可以買到一塊糕餅，張大千病後嘴饞，每天溜到街上，花四枚小錢，去買稀奇古怪的零食來吃，有一天還吃到過異香撲鼻的老鼠肉呢！多年以後張大千仍然逢人便說老鼠肉真是天下獨一無二的美味，想起來都要垂涎三尺；只是老鼠的毛皮及內臟中蘊藏有許多細菌，處理起來非常麻煩，長大以後也就沒有機會再嘗到這種人間美味了。

張善子喜歡虎，張大千喜歡猿，這是盡人皆知的事，也許他真的是黑猿轉世，所以他與猿相處得十分親暱而隨和，不管住在那裡都有靈猿相伴，最多的時候他有八隻猿，黑白都有，從不加鍊，任其在園中自由來往，晚間就棲息在他的畫室外面屋簷下，大清早張大千一起床，猿就等在外面，前呼後擁的隨他一同漫步於松林花徑，有的牽着他的手，有的跳上他的肩頭，有的還賴在他的懷裡頑皮的扯他的鬍子玩兒呢！

張大千認為猿是世界上最具有靈性、最有感情、但也最怕傷感情的動物，世界上所有的馬戲團中或是動物園裡，好多動物都可以經過訓練來作各種表演，惟獨看不見猿的表演；為什麼這樣有靈性的動物反而不能加以訓練呢？問題就是猿絕對不能打牠，一旦打了牠就會記恨你一輩子，永遠不再跟你合作，而訓練動物作各種表演，都是打出來的，這對猿來說，就一點效果也沒有。

一般人大都把猿與猴不清楚，其實除了外形上的差別以外，更明顯的是性情上的迥然不同，猴子性淫也會得無厭，而且難分好歹，餓他的時候亂咬亂丟，明明吃飽了也要啃一口吐掉，接過來隨意糟蹋或拋擲；靈猿就不是這樣，對餓牠的人流露出感恩的態度，吃飽了就不再貪婪，絕不會胡整亂來；尤其是小孩子手裡拿的食物，即使牠餓得要命，也不會強取豪奪來欺侮弱小。張大千認為靈猿比猴子要強上百倍，因此他一生常有靈猿為伴，從不飼養猴子，這大約是因為他是黑猿轉世的緣故，因而對靈猿有一份格外的偏愛吧！

據薛慧山記述，有一次在長沙曾與張大千一同在澡堂沐浴，裸裡相對時，看見他渾身上下黑呼呼的長滿了粗大的汗毛，睜起眼睛來看，簡直就是一個毛茸茸的黑猿；浸泡在澡池中，水波蕩漾，蒸氣騰騰，恍惚之間更像是一個黑猿；浴罷起身時，張大千立腳未穩，薛慧山連忙上前扶了他一把，不料他長長的黑臂膀一旋，反而使薛慧山摔了一交，黑猿轉世之說，薛慧山認為其中大有蹊蹺。

對於小動物，張大千有特殊的愛好，除了靈猿，還有西藏狗、波斯貓，不管是在家鄉，或是浪跡天涯，這些小動物都形影不離的朝夕與他為伴。當他作畫時，靈猿以長臂吊在簷前，或是臥在窗外看他據案揮毫；波斯貓則伏臥案頭，溫馴的眯着眼睛，注視着畫筆的動靜；西藏狗更是忠實的守在門外，不許有人來打擾主人的清靜。有人取笑他說：「你家裡簡直就是動物園嘛！」他

也不以為意，有一位名叫楊鵬升的友人，非常害怕他的西藏狗，揚言與狗誓不兩立，非要張大千除掉牠不可，張大千自然不能應命，揚鵬升一怒之下便與張大千絕交了，並罵他是「重狗輕友」。大凡有點名氣或有些成就的人，大都伴隨着各種不同的靈異傳說，有人是龍、有人是鳳、有人是烏龜、有人是大鵬、有人酷似前朝某人、有人形肖某種事物，林林總總，不勝枚舉。

張大千是黑猿轉世之說，是真是假都無從考證，事實上也無關重要，不過從許多跡象看來，譬如他一生怕熱不怕寒，滿身黑毛茸茸，與靈猿及小動物相處甚得，一生自由自在不受拘束，愛好美食及視金錢如糞土等等，似乎都與靈猿的習性有些相近；至於他幼年時忌諱葷腥與怕見月亮，又代表着什麼意義呢？迄今仍然是一個無人能解的謎團！（未完待續）

中外文庫
之二十二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著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

本書記清代同光兩朝人物，始自曾國藩，殿以袁世凱，共錄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李鴻章、鮑超、曾國荃、郭嵩燾、劉銘傳、岑毓英、聶士成、劉坤一、劉永福、馮子材、唐景崧、端方、張之洞、翁同龢、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容闈、詹天佑、王闓運、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嚴復、蘇玄瑛、劉師培、王國維、張謇、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軼聞趣事，內容精彩，定價壹佰貳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叢書

南京大屠殺

郭岐將軍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爆發，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日軍入城姦淫燒殺，善良同胞慘死者三十餘萬人，係近代史上空前絕後的瘋狂大屠殺事件，前台灣省議員、國軍第四十六師師長郭岐將軍當年保衛南京未及撤出，親身目擊日軍滅絕人性之大屠殺，曾於抗戰勝利後，列席戰犯法庭作證，使南京大屠殺案主兇谷壽夫，罪證確鑿，判處死刑。中外雜誌特請郭岐將軍撰寫「南京大屠殺」長文，連載期間，轟動遐邇，傳誦廣遠，頃應讀者要求，輯印成書並附劉方矩將軍撰「劊子手的下場」及珍貴圖照，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訂價新台幣壹佰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